

留守儿童共情能力发展的特点及对策

徐荣华

浙江师范大学

DOI:10.12238/er.v4i9.4193

[摘要] 共情指个体能够准确理解并感受到其他人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这一能力的培养对于帮助儿童拥有良好的同伴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留守儿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共情能力的发展也表现出独有的特点:性格孤僻、情感淡漠、人际关系较差、出现反社会行为等。基于此,对于留守儿童共情能力的培养,应该从家庭、学校、社会等三个层面着手,让留守儿童能够拥有较高的共情能力,并减少因缺乏共情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 留守儿童; 共情能力; 对策

中图分类号: G763 文献标识码: A

Characteristic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mpathy ability develop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Ronghua Xu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Empathy means that individuals can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feel other people's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and emotional chang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is abili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helping children have a good peer relationship. As a social vulnerable group, the development of empathy ability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lso show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withdrawn personality, apathy, poo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so on. Based on this, the cultivation of empathy ability of left-behind children should start from three levels: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so that left-behind children can have higher empathy ability and reduce a series of problems caused by lack of empathy.

[Key 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empathy ability; countermeasures

引言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更多的农村人口选择到城市务工以提高家庭收入。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选择将子女留在家乡,这就导致了留守儿童数量大幅增加。由于该群体数量庞大,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发展也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因而,帮助留守儿童提高人际交往能力,逐步改善其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共情作为一种心理特征,对于儿童的性格特征和人际交往能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1 共情的基本含义及儿童的共情发展状况

1.1 共情的基本含义。“共情”这一词汇是100多年前由Titchener提出的,

意指个体把自己内心的想法与感受投射到所见到的人与物上^[1]。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共情主要包括两个成分:即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其中认知共情是指能够充分明白他人的感受,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经历的能力,这一能力与心理理论密切相关;而情感共情又称情绪共情,指能够体会并理解到他人由于情感刺激而引发的情绪^[2]。Gladstein进一步研究发现,共情包括三种成分:认知性共情、情感共情和行为性共情^[3]。虽然关于共情结构的理论解释有多种,但毋庸置疑的是,共情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心理能力,对于个体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1.2 儿童的共情发展状况。儿童期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于儿童来说,拥有较好的共情能力可以帮助他

们确立良好的同伴关系,以及促进他们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当前关于儿童共情能力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

(1) 不同性别间存在共情差异。针对学龄期儿童的研究表明,女生的共情分数要高于男生,但二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异^[4]。之后的研究发现,共情能力的性别差异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显现的。对于学前儿童,不同性别间的共情能力并没有显著的差异,随着年龄发生变化,不同性别之间的共情能力表现出差异^[5]。但是,这种差异同时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社会文化氛围等。(2) 共情与人际关系的相关研究。丁凤琴等人认为,共情可以促进人际适应和人际和谐,对于社会关系的建立、维持友谊也至关重要^[6]。王赛东通过研究发现,个体共情

能力的水平与其人际关系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个体的共情水平越高,那他也会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7]。(3)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现有研究表明,共情能力是影响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关键因素,共情能力高的个体会表现出更高的利他倾向,而共情缺失会导致个体表现出一系列反社会行为。有关亲社会行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共情因素可以调节道德判断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随着个体道德判断水平的提高,与低共情水平相比,高共情水平者的亲社会行为会逐渐增加^[8]。

2 留守儿童共情能力发展的特点

相较于正常儿童,由于留守儿童的父母不能经常陪伴在孩子身边给予情感支持与恰当引导,以致部分留守儿童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如性格较孤僻、情感淡漠、同伴关系较差、甚至有一些留守儿童表现出反社会行为。

2.1性格孤僻、情感淡漠。留守儿童自小就离开父母,很多时候需要独自面对困难。由于儿童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他们有时难免会感到比较无助,时间久了便会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与自卑感。在情感上,留守儿童因缺少父母及时的关爱与沟通,他们难以意识到亲情的重要性,在表达自己感情时也存在压抑、逃避的现象。

2.2人际关系差。大部分留守儿童正处于建立同伴关系的重要时期,由于缺乏父母的引导,他们难以形成正确的交友观,在同伴交往中表现较差,容易出现紧张、害羞等现象。此外,留守儿童的同伴关系较为脆弱,由于共情能力较差,很多时候他们无法理解同伴的做法,容易发生冲突,导致同伴关系破裂。现有研究发现,由于留守儿童不能很好地应对突发事件,导致他们的适应能力较差、与同伴间的关系也比较脆弱,而这些因素又进一步严重影响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9]。

2.3反社会行为。近年来,留守儿童的反社会行为日趋严重,如犯罪行为、实施自残自杀、校园欺凌等。留守儿童的反社会行为一方面是想引发关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父母不能给予情感支持

的不满。比如,四川省泸县留守男童被绑架事件,其实是留守儿童“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真实目的是为了让其父母回家。缺乏足够的共情能力是反社会行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3 解决留守儿童共情能力发展问题的对策

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留守儿童缺乏共情能力脱不开联系。要促进留守儿童共情能力的发展,需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多方面协同努力。

3.1家庭层面。其一,留守儿童的父母应当给予孩子足够重视,要关注其内心感受,增进与孩子间的感情交流。父母以恰当且合理的方式给予孩子帮助与支持,不但有利于留守儿童缓解心理压力,使其拥有安全感与幸福感,还可以有效促进亲子关系的良好发展。其二,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应当履行好监护的责任,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要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不仅要关注孩子生活学习方面的改变,还应洞察孩子的情感及心理变化,并做到及时有效地与留守儿童的父母沟通,共同采取积极有效的家庭教育方法。

3.2学校层面。首先,学校应当准确掌握每一位留守儿童的个人信息,对有困难的留守儿童给予物资支持或者情感帮助,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学校的关怀。学校教育过程中,应当注重情感教育,把情绪智力的培养贯穿到教学中,让留守儿童在学校也能够感受到温暖,从课堂中培养良好的品德修养。其次,老师们要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与关心,帮助他们疏导情绪情感问题。通过设立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心理咨询室,利用团体心理辅导促进留守儿童间的相互交流。对于有心理困扰的个别留守儿童,可安排心理老师帮助其走出困扰。

3.3社会层面。留守儿童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父母常年在外工作,无法将孩子带到身边。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要求政府在户籍管理、留守儿童入学等方面提供便利。完善户籍制度,适当调整入学条件,鼓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就业地上学。此外,村镇一方面要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配备专业的

老师提供指导,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和情感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可协同高校、企业、公益组织等为留守儿童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和物资保障。

4 小结

留守儿童共情能力的发展事关他们个人与家庭的幸福,针对他们在共情能力发展上存在的特点,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应共同努力,为留守儿童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促进他们共情能力的发展,并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 [1]Cohen,Douglas;Strayer,Janet. Empathy in Conduct-Disordered and Comparison Youth[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6, Vol.32(6):988-998.
- [2]Feshbach N D.Sex differences in empathy and social behavior in children [M] //Eisenberg N. The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behaviou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315-358.
- [3]Gladstein, G A.Understanding empathy:Integrating counseling, develop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J].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1983,Vol.30(4):467-482.
- [4]杨子珺,张婷婷,刘豹.3~6岁学龄前儿童共情能力现状研究[J]. 科教导刊(上旬刊),2019,(10):187-188+192.
- [5]颜志强,苏彦捷.共情的性别差异:来自元分析的证据[J].发展与教育,2018, 34(2):129-136.
- [6]丁凤琴,陆朝晖.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元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16, 24(08):1159-1174.
- [7]王赛东.初中生共情能力的培养[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2.
- [8]丁芳.儿童的道德判断、移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5):77-80.
- [9]陆芳.农村留守儿童同伴关系与心理安全感关系及教育应对[J].当代青年研究,2019,(06):78-84.

作者简介:

徐荣华(1995—),女,汉族,山西人,本科,研究方向:心理学。